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十四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五

忠義一

康保裔 馬遂

董元亨

曹覲

孔宗旦
趙師旦

蘇緘

秦傳序

詹良臣

江仲明

李若水

劉韜

傅察

楊震

父宗閔

張克戩

張確

朱昭

史抗

孫益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
王溥猶有餘憾况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
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懼真仁
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謹
論倡于朝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
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
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匡直輔

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三史集儒臣議凡例
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
別矣若敵王所愾勇往無前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
或寓官閒居感激赴義雖所處不同論其捐軀徇節之
死靡二則皆為忠義之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
或慷慨就死或審義自裁斯為次矣若蒼黃遇難實命
亂兵雖疑傷勇終異苟免況於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
雖無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變淪胥毀跡冥邈能以

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歟至於布衣危言嬰鱗觸諱
志在衛國遑恤厥躬及夫鄉曲之英外方之傑賈勇蹈
義厥死惟均以類附從定為等差作忠義傳

康保裔河南洛陽人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歿
父再遇為龍捷指揮使從太祖征李筠又死於兵保裔
在周屢立戰功為東班押班及再遇陣沒詔以保裔代
父職從石守信破澤州明年攻河東之廣陽獲千餘人
開寶中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闕累遷日騎都虞候

轉龍衛指揮使領登州刺史端拱初授淄州團練使徙
定州天雄軍駐泊部署尋知代州移深州又徙高陽關
副都部署就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真宗
即位召還以其母老勤養賜以上尊酒茶米俄領彰國
軍節度出為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軍并代列狀請留
詔褒之復為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諸將與戰于
河間保裔選精銳赴之會暮約詰朝合戰遲明契丹圍
之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遂

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蹴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絕援不至
遂沒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二日贈侍中以
其子繼英為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為洛苑使繼明為
內園副使幼子繼宗為西頭供奉官孫惟一為將作監
主簿繼英等奉告命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陛下不
以罪其孥幸矣臣等顧蒙非常之恩因悲涕伏地不能
起上惻然曰爾父死王事贈賞之典所宜加厚顧謂左
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場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嘉也

保裔有母年八十四遣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封為陳國太夫人其妻已亡亦追封河東郡夫人保裔謹厚好禮喜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屢經戰陣身被七十創貸公錢數十萬勞軍沒後親吏鬻器玩以償上知之乃復厚賜焉繼英仕至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嚴於馭軍厚於撫宗族其卒也家無餘財方保裔及契丹血戰而援兵不至惟張凝以高陽闖路鈐轄領先鋒李重貴以

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率衆策應遇契丹兵交戰保裔
為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寅力戰敵
乃退當時諸將多失部分獨重貴凝全軍還屯凝議上
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
也上聞而嘉之重貴仕至知鄭州領播州防禦使改左
羽林軍大將軍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
度使

馬遂開封人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為北京

指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
昌朝因使持榜入貝州招降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
輒不荅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欲其
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毆之
流血而左右卒無助之者賊黨攢刃聚譟至斷一臂猶
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廳事前支解之則
倉猝被毆駭傷病數日乃起事聞仁宗歎息久之贈官
苑使封其妻為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

遂者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董元亨深州東鹿人累官至國子博士通判貝州王則據城叛是日冬至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慶觀夜漏未盡變起倉猝衆莫知所為元亨促馬馳還坐廳事賊黨十餘人擐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亨據按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來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

乎元亨厲聲張目罵賊用遂殺之賊爭入攜鎗而去事
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孫三人賊
平獲郝用斬以祭元亨

曹覲字仲賓曹修禮子也叔修古卒無子天章閣待制
杜杞為言于朝授覲建州司戶叅軍為修古後皇祐中
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叛攻陷邕管趨廣州行至
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不任戰鬪又無城隍
以守或勸覲遁去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

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曄引兵迎擊賊封川令率鄉
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曄兵敗走鄉丁亦潰觀率從
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粹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
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觀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
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邪速殺我幸矣賊猶惜不殺
徙置舟中覲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
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詬
賊聲不絕投屍江中時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錄

其子四人妻劉避賊死於林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賜冠
帔又贈修古尚書工部侍郎封修古妻陳潁川郡君當
智高之反乘嶺南無備縣吏往往望風竄匿故賊所向
輒下獨覲與孔宗旦趙司旦能以死守後田瑜安撫廣
東乃為覲立廟封州

孔宗旦魯人為邕州司戶叅軍儂智高未反時州有白
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
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往桂州曰

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俱死也既而州破被執賊欲任
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始宗旦官京東與李師
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為監司耳目號為四瞠人多惡之
其後立節如此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
趙師旦字潛叔樞密副使稹之從子美容儀身長六尺
少年頗涉書史尤刻意刑名之學用稹廕試將作監主
簿累遷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江山縣斷治出已吏不能
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以薦者改大理寺丞知

彭城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儂智高破邕州
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
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矣乃大索得謀者三人斬以徇
而賊已薄城下師旦只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
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
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
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
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安席師古即卧內大斂

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害之賊既去州人為立廟事平贈光祿少卿賜其母王長安縣太君冠帔錄其子弟并從子三人師旦遇害時年四十二樞過江山江山之人迎師旦喪哭祭於路絡繹數百里不絕同時有王從政者

以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
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贈信州刺史錄
其孫二人

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調廣州南海主簿州
領蕃舶每商至則擇官閱實其貲商皆豪家大姓習以
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商樊氏輒升階就席緘詰而杖
之樊訴于州州召責緘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
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詰再調陽武尉

劇盜李囊索于民賊曹莫能捕緘訪得其處萃衆大索
火旁舍以迫之李從衆逸出緘馳馬逐斬其首送府府
尹賈昌期驚曰儒者乃爾輕生邪累遷秘書丞知英州
儂智高圍廣緘曰廣吾都府也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
暮而不往救非義也即募士數千人委印於提點刑獄
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止營廣人黃師宓陷賊中
為之謀主緘擒斬其父羣不逞並緣為盜復捕殺六十
餘人招其誑誤者六千八百人使復業賊勢沮將解去

緘分兵先扼其歸路布槎木亘四十里賊至不得前乃
遠其數舍渡江由連賀而西緘與賊戰摧傷甚衆盡得
其所掠物時諸將皆罷獨緘有功仁宗喜換為供備庫
副使廣東諸監管押兩路兵甲遣中使賜朝衣金帶襲
賊至邕大將陳曙以失律誅緘亦貶房州司馬復著作
佐郎監越州稅十餘年始還副使知廉州屋多茅竹戍
卒楊禧醉焚營延燒民廬因乘以為竊緘戮之於市又
坐謫潭州都監未幾知鼎州熙寧初進如京使廣東鈐

轄四年交趾謀入寇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緘伺得實以書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為意及劉彝代起緘致書於彝請罷所行事彝不聽反移文責緘沮議令勿得輒言八年蠻遂入寇衆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砦緘聞其至閔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略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民驚震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守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羣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佚

則拏戮汝有大校翟績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

子子元為桂州司戶因公事攜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
緘念人不可戶曉必以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
妻子選勇士拏舟逆戰斬蠻酋二邕既受圍緘晝夜行
勞士卒發神臂弓射賊所殪甚衆緘初求救於劉彝彝
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
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
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蠻獲北軍知

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為雲梯又為攻濠洞蒙以華布緘
悉焚之蠻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
傅城者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
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
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尸皆不得屠
郡民五萬餘人率百人為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隕三
州城以填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汲漚麻水
以濟渴多病下痢相枕籍以死然訖無一叛者緘憤沈

起劉彝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冀朝廷得聞焉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

節度使諡曰忠勇賜都城甲第五鄉里上田十頃聽其家自擇以子元為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召對謂曰邕管賴卿父守禦儻如欽廉即破則賊乘勝奔突桂象皆不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較之卿父不能過也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直溫與緘同死皆褒贈焉起與彝皆坐謫官緘沒後交

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
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
忠

秦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
衆奄至傳夔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
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
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
出囊橐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衆皆感泣力

戰傳序度力不能拒乃為蠟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
力誓不降賊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荊湖間子奭
邇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為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太
宗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煦為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
煦卒復以煦弟昉為三班奉職

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舉進士不第以恩得官調
縉雲縣尉方臘起其黨洪再犯處州守貳俱棄城遁又
有他盜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

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數十人出禦之為所執
成富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邪昔年
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
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旦暮官軍至汝肉餉狗鼠
矣賊怒斃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
者掩面流涕時年七十二徽宗聞而傷之贈通直郎官
錄其子孫二人

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寇亂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寇于

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呂頤浩誅以文有蔣煜者州之仙居人有文學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詈聲不絕而死

李若水字清卿洺州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調元城尉平陽府司錄試學官第一濟南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晚復相子條用事李邦彥不平欲謝病去若水為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胡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

義暴於天下顧可默默託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譏
邪又言積蠹已久致理惟難建裁損而邦用未豐省科
徭而民力猶困權貴抑而益橫仕流濫而莫澄正宜置
驛求賢解榻待士采其寸長遠見以興治功凡十數端
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悅靖康元年為太學博士開府儀
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俅以幸
臣躡躋顯位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得
全首領以沒尚當追削官秩示與衆棄而有司循常習

故欲加縵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至金國議以賦入贖三鎮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賜今名遷著作佐郎為使見尼堪于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甫次中牟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卒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止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諧宜申飭守備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沖虛觀獨

令慶澥入既所議多不從尼堪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臬行臬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過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尚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三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為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絕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尼堪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

之曰事無可為者公昨雖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無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尼堪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為生靈計罪已內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尼堪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為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

汝為封豕長蛇真一劇賊滅亡無日矣尼堪令擁之去
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寧曰我為國死職耳
柰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搥破其唇嚙血罵
愈切至以刀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得歸具言其
狀高宗即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
聞為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諡曰忠愍死後有自北
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
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為歌詩卒曰矯首問天兮

天卒無言忠臣効死兮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劉韜字仲偃建州崇安人第進士調豐城尉隴城令王
原鎮熙州辟狄道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河湟兵屯多食
不繼韜延致酋長出金帛從易粟就以餉軍公私便之
遂為轉運使擢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劉法死夏人攻震
武韜攝師廊延出奇兵擣之解其圍夏人來言願納款
謝罪皆以為詐韜曰兵興累年中國尚不支況小邦乎
彼雖新勝其衆亦疲懼吾再舉故款附以圖自安此情

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夏使愆期不至諸將言夏果詐請會兵乘之韜曰越境約會容有他故會再請者至韜戒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為汝請毋若異時邀歲幣軼疆場以取威怒夏人聽命西邊自是遂安韜求東歸拜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起知越州鑑湖為民侵耕官因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間涸以為田衍至六倍隸中官應奉租太重而督索嚴多逃去則勒鄰伍取償民告病韜請而蠲之方臘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請

行鞫曰吾為郡守當與城存亡不為動益厲戰守備寇
至城下擊敗之拜述古殿直學士召為河北河東宣撫
參謀官時邊臣言燕民思內附童貫蔡攸方出師而种
師道之軍潰鞫意警報不實見師道計事師道曰契丹
兵勢尚盛而燕人未有應者恐邊臣誕謾誤國事鞫即
馳白貫攸請班師又論燕薊不可得正使得之屯兵遣
餉經費無藝必重困中國還次鄭州會郭藥師以涿州
降戎車再駕以鞫議異徙知真定府藥師入朝鞫密奏

乞留之不報徙知建州改福州加延康殿學士或言其
過闕時見御史中丞有所請遂罷起知荆南河北盜起
復以守真定首賊柴宏本富室不堪征斂聚衆剽殺
巡尉統制官亦戰死幹單騎赴鎮遣招之宏至服罪幹
飲之酒奏以官縱其黨還田里一路遂平藥師請馬詔
盡以河北戰馬與之不足又賦諸民幹曰空內郡駟駿
付一降將非計也請止之金人已謀南牧朝廷方從之
求雲中地幹謀得實急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

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嚮及還治梯衝
設圍示欲攻擊韜發強弩射之金人知不可脅乃退自
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韜獨縱樵牧如平日以
時啓閉欽宗善之拜資政殿學士時已許割地賂金人
而議者乘士民之憤復議進躡韜以亟戰為非是時諸
將救太原种師中姚古敗以韜為宣撫副使至遼州招
集糾募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兩人又
繼敗初韜遣別將賈瓊自代州出敵背且許義軍以爵

祿得首領數十既復五臺而潛可求敗聞遂不果進太
原陷召入覲為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京城不
守始遣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
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
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
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
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
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

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緼燕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山遍題窻壁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後諡曰忠顯軫莊重寬厚與人交若有畏者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奪初在西州為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云子羽孫珙自有傳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源人中書侍郎堯俞從孫也年十

八登進士第蔡京在相位聞其名遣子儵往見將妻以女拒弗答調清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入為太常博士遷兵部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將渝盟而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馳入館彊之上馬行次境上察覺有變不肯進曰迂使人故例止此金人輒易其馭者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

太子斡里雅布者領兵至驛道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國
見國主當致敬今來迎客而脅我至此又止令見太子
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為斡里雅布怒曰吾
興師南向何使之稱凡汝國得失為我道之否則死察
曰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未有失
德太子干盟而動意欲何為還朝當具奏斡里雅布曰爾
尚欲還朝邪左右促使拜白必如林或猝之伏地衣袂
顛倒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辯斡里雅布曰爾今不拜後日

雖欲拜可得邪麾令去察知不免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矣我父母素愛我聞之必大戚若萬一脫幸記吾言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少紓其亡窮之悲也衆皆泣是夕隔絕不復見金兵至燕彥等密訪存亡曰使臣不拜太子昨郭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刼取且銜往忿殺之矣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裹其骨命虎翼率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兩月伺守者怠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副使蔣噩及彥輩歸皆能

道察不屈狀贈徽猷閣待制察自幼嗜學同輩或邀與
娛嬉不肯就為文溫麗有典裁平居恂恂然無喜愠色
遇事若無所可否非其意率然不可犯恬於勢利在京
師故人鼎貴罕至其門間一見寒溫談笑而已及倉卒
徇義聲聲如此聞者哀而壯之時年三十七乾道中賜
諡曰忠肅

楊震字子發代州崞人以弓馬絕倫為安邊巡檢河東
軍征臧底河敵據山為城下瞰官軍諸將合兵城下震

率壯士拔劍先登斬數百級衆乘勝平之上功第一從
折可存討方臘自浙東轉擊至三界鎮斬首八千級追
襲至黃巖賊帥呂師囊扼斷頭之險拒守下石肆擊累
日不得進可存問計震請以輕兵緣山背上憑高鼓譟
發矢石賊驚走已復縱火自衛震身被重鎧與麾下履
火突入生得師囊及殺首領三十人進秩五等還知麟
州建寧砦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鞬西奔招合雜羗十
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震父宗閔領本道兵馬屢

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鞬驅
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
居破我兵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
命時城中守兵不滿百震與戰士約斬一級賞若干官
帑竭繼以家人服珥吏士感激自奮越旬矢盡力乏城
不守與子居中執中力戰沒闔門俱喪唯長子存中從
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閔亦死事于長安震時年四十四
建炎二年詔贈武經郎存中貴請于朝諡曰恭毅

張克戩字德祥侍中耆曾孫也第進士歷河間令知吳縣吳為浙劇邑民喜爭大姓怙勢持官府為令者踵故抑首務為不生事幸得去而已克戩一裁以法姦猾屏氣使者以狀聞召拜衛尉丞初克戩從弟克公為御史劾蔡京京再輔政脩怨於張氏以微事黜克戩踰年起知祥符縣司開封戶曹提舉京東常平入辭留為庫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八月知汾州十二月金兵犯河東圍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將銀朱貝勒來攻縱兵四掠

克戢畢力扞禦燕人先內附在城下者數十陰結黨欲
為內應悉收斬之數選勁卒撓敵營出不意焚其柵敵
懼引去論功加直祕閣靖康元年六月金兵復逼城朝
廷命經畧使張孝純之子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
宗來援思正誅求無藝民不堪命克戢引誼開曉皆願
自奮宣撫使李綱表其守城之勞連進直龍圖閣右文
殿修撰太原不守思正紹云出戰遂率灝宗奔慈隰於
是人無固志戍將麻世堅中夜斬闕出通判韓瑋相繼

亡克戢召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為謀皆泣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徹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敵而援師訖不至金兵破平遙平遙為汾大邑久與賊抗既先陷又脅降介休孝義諸縣據州南二十村作攻城器具兩遣使持書諭克戢焚不啓具述危苦之狀募士間道言之朝不報十月朔金益萬騎來攻愈急有十人唱

為降語斬以徇諸酋列城下克戩臨罵極口砲中一酋
立斃度不得免手草遣表及與妻子遺書縋州兵持抵
京師明日金兵從西北隅入殺都監賈亶克戩猶帥眾
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戩歸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
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屍禮葬於後園羅拜設
祭為立廟事聞詔贈延康殿學士贈銀三百兩絹五百
匹表揭門閭紹興中諡忠確

張確字子固邠州宜祿人元祐中擢進士第徽宗即位

應詔上書言十事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開禁錮起
老成擢忠鯁息邊事脩文德廣言路容直諫遂列于上
籍宣和二年召至京師青溪盜起確言此皆王民但庸
人擾之耳願下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租賦之外一切
寢罷敢以花石淫巧供上者死撫綏脅附毋以多殺為
功浹旬之間可以殄滅忤王黼意通判杭州攝睦州事
有自賊中逃歸者悉宥之訪得虛實以告諸將用其言
盜平知坊汾二州宣和七年徙解州又徙隆德府金兵

圍太原忻代降平陽兵叛確表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所係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敵既得叛卒勢必南下潞城百年不脩築將兵又皆戍邊臣生長西州頗諳武事若得秦兵十萬人猶足以抗敵不然唯有一死報陛下耳書累上不報明年二月金兵至知城中無備諭使降確乘城拒守或獻謀欲自東城潰圍出且探確意確怒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乃戰而死欽宗聞之悲悼優贈述古殿直學士

召見其子室慰撫之曰卿父今之巡遠也得其死所矣
復何恨使為將為守者皆如卿父朕顧有今日邪歛容
嘆息者久之

朱昭字彥明府谷人以效用進累官秉義郎浮湛班行
不自表異宣和末為震武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金兵
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武距府州三百里
最為孤絕昭率老幼嬰城敵攻之力昭募驍銳兵卒千
餘人與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若出不意攻之

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縋兵出薄其營果驚亂城上鼓譟
乘之殺獲甚衆夏人設木鵝梯衝以臨城飛矢雨激卒
不能施然晝夜進攻不止其酋悟兒思齊介胄來以韁
盾自蔽邀昭計事昭常服登陴披襟問曰彼何人乃爾
不武欲見我我在此將有何事思齊却盾而前數宋朝
失信曰大金約我夾攻京師為城下之盟畫河為界太
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
上皇知姦邪誤國改過不吝已行內禪今天子聖政一

新矣汝獨未知邪乃取傳禪詔赦宣讀之衆睜眦服其
勇辯是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
忠安所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豕尚敢以言
誘我乎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
日城多圯壞昭以智補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昭退坐
廳事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為賊污幸先戕我
家而背城死戰勝則東嚮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
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

之長子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昇屍納井中

部將賈宗望母適過前昭起呼曰媼鄉人也吾不欲刃
請自入井媼從之遂併覆以土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
殺之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部落子有陰與賊
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將出戰人雖少
皆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勒衆于通衢
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昭躍馬從缺城出馬蹶
墜塹賊驩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瞑目仗劍無一

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

史抗濟源人宣和末為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代
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稽哲謂曰吾昔語用事者鴈門
控制一道宜擇帥增戍以謀未形之患若使橫流則無
所措矣言雖切皆不吾省今重圍既固外援不至吾用
六壬術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死事汝輩亦勿以妻子
為念而負國也能聽吾言當令家屬自裁然後同赴義
二子泣曰唯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突圍力戰

死于城隅

孫益不知其所以進宣和末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被命救太原時敵勢張甚或言不若引兵北擣雲中彼之將士室家在焉所謂攻其所必救也益曰此策固善柰違君命因躍馬冒圍至城下張孝純不肯啓門遂死之益天資忠勇每傾貲以賞戰士能得人死力小鞠鞬為邊患遣將致討益子在行間師無功益謂子必死朝廷聞之恤錄其孤甚厚其子遣信至益所報平安益怒

其子不能死以狀自列盡上還官所賜而斬其持書來者初益在朔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為掾屬待之異於常僚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敵騎來攻且別命郡守衆議欲開闕迎之谷爭弗得歎曰吾身已許國又不忍負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刃脅之無懼容遂見殺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考證

康保裔傳兵盡矢絕援不至遂沒焉○

臣宗楷

按康保

裔遼史作康昭裔聖宗統和十七年次瀛州與宋軍
戰擒其將康昭裔十九年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為昭
順軍節度使豈保裔之外又有一昭裔耶然宋將未
有名康昭裔者而瀛州即河間其為康保裔無疑二
史不同若是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考證

謹案卷四百四十六第三頁後六行陛下不以罪
其孥幸矣刊本孥訛孥今改

第二十九頁後二行初益在朔寧刊本朔訛朝據
前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李華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

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十五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六

忠義二

霍安國

李涓

李邈

劉翊

徐揆

陳邁

趙不試

趙令歲

唐重

郭忠孝
程迪

徐徽言

向子韶

楊邦乂

霍安國不知何許人燕山之復以直秘閣為轉運判官
宣和末知懷州靖康元年路允迪奉使至懷表其治狀
加直龍圖閣歲中進右文集英殿修撰徙知隆德府未
行復留金騎再至遂被圍安國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
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然竟以閏十一月城陷將
官王美投濠死尼堪引安國以下分為四行使從官問
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州事直

徽猷閣林淵兵馬鈐轄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
訥張謐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
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遂令引於東北鄉望其
國拜降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
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康殿學士

李涓字浩然駙馬都尉遵勗曾孫也以蔭為殿直召試
中書易文階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京城
被圍羽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二千九百人皆未

集涓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或謂盍徐之以須他邑
涓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為東南倡而募士多市
人不能軍涓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令曰吾固知無益
然世受國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失將者死均之一
死死國留名男兒不朽事也衆皆泣即日引而東北過
淮蒲圻嘉魚二縣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
忽譟而奔曰敵至矣即結陣以待少焉游騎果集涓馳
馬先犯其鋒下皆步卒蒙鹵盾徑進頗殺其騎且走涓

乘勝追北十餘里大與敵遇飛矢蝟集二縣兵亟舍去
涓創甚猶血戰大呼叱左右負已遂死焉年五十三士
卒死者六七上官有忌涓者脅亡卒誣已遁明年金兵
去蔡人以其屍歸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三子

李邈字彥思臨江軍清江人唐宗室宰相適之之後少
有才畧精悍敏決見事風生以父任為太廟齋郎初調
安州司理監潤州酒務用薦改京官監在京竹木務擢
提轄環慶路糧草通判河間府以迂蔡京童貫換右列

由承議郎換莊宅副使知信安軍遷知霸州為遼國賀
正副使還貫將連金人夾攻契丹呼邈至私第以語動
之使附已邈言契丹人未厭其主貫懼邈有異議即奏
不俟對令復任邈上書言契丹不可滅苟誤機事願誅
臣以謝邊吏都轉運使沈積中摺邈罪五十有三條鞠
治一無所得乃以建神霄宮不如詔免官久之監在京
染院進都大提舉京西汴河隄岸盜起浙東改江淮兩
浙制置司管當公事改知嚴州代還貫欲以西師入燕

邈復語貫曰方臘小醜一呼屠七州四十餘縣竭數路之力而後能平之殆天以此警公也何可遽移之北乎因密教貫陰佐契丹以圖金人貫不能用乃乞致仕貫收復燕山奏邈知涿州改易州皆辭不赴嘆曰國家禍亂自茲始矣金人犯京師詔趣入見邈慨然復起就道既至會姚平仲戰不利京師震動上不以時賜對問禦敵柰何邈言勝負兵家之常勢陛下無過憂第古未有和戰不定而能成功者因言种師道宿將有重名二敵

所畏朝廷自主和議而盡以諸道兵畀師道視敵為進
退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使見可擊而進勝固社稷
之福不勝亦足使敵知吾將帥有以國為任者上稱善
而耿南仲方主和議不合乃換右文殿脩撰京畿轉運
使辭不拜金人猶駐毛駝崗乃以邈為京城西壁守禦
使邈言姚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也不以种
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擊之猶足
為後戒議復格三上章致仕不允改主管馬軍公事權

樞密副都承旨出為河北西路制置使以措置山西塘

灣屯田弓箭手事邈論塘灣不可為奪制置使下遷提

舉保甲仍領措置司又論不已再奪觀察使則金兵將

及境矣遂復舊官守真定後二日落階拜青州觀察使

仍知府事邈始視事兵不滿二千錢不滿二百萬自度

無以拒敵乃諭民出財共為死守民恃邈為固不數日

得錢十三萬貫粟十一萬石募民為勇敢亦數千人而

新集之兵皆無鬪志金人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韜

且間道走蠟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
旬城破邈巷戰不克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斡里雅布
脅邈拜不拜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髀亦不顧乃拘于燕
山府金人問曰集民兵擊我謂我為賊何也邈曰汝負
盟所至掠吾金帛子女何諱吾言敵不能屈久之欲以
邈知滄州笑而不答且說之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常
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汝不以此時歸二帝及兩河地
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為長利強尚可恃乎金人諱其言

命邈從其儀制邈憤詆毀甚力金人撾其口猶吮血嘆之翼日自去髮為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為之流涕高宗贈招化軍節度使謚曰忠壯

劉翊靖康元年以吉州防禦使為真定府路都鈐轄金人攻廣信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翊率衆晝夜搏戰城上金兵初攻北壁翊拒之乃偽徙攻東城宣撫使李邈復趣翊往應越再宿潛移攻具還薄北城衆攀

堞而上城遂陷邈就執翊猶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
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彼戮乎挺身潰圍欲出
諸門已為敵所守乃之孫氏山亭中解絛自縊死

徐揆衢州人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府進士
為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諸
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將請車駕還闕其畧曰昔楚莊
王入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
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

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
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
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
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
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
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
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
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

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為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建炎二年追錄死節詔贈宣教郎而官其後

陳邁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知華縣為治有績魏尹蔣之奇馮京許將交薦之知雍丘縣徽宗

將以為御史而遭父祐甫憂畢喪為廣西轉運判官蔡

京啓蠻獠地建平從允三州構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
兆釁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入為
駕部金部員外郎張商英得政用為左司員外郎俄擢
給事中會商英免相蔡薤攝封駁力沮止之構懼請外
以直秘閣為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召還京
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徙淮南帝將易置發運使命
選諸道計臣有閤閱者執政以構言京曰職卑不可用

願更選帝曰可除集英殿脩撰使往京乃不敢言遂為副使未幾升為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澀邁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漕路南通而朱勔花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邁捕繫其人而上章自劾帝為黥勔人進邁徽猷閣待制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邁邁言臘始起青溪衆不及千今脅從已過萬又有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聚黨應之東南兵弱勢單士不習戰必未能滅賊願發京畿兵鼎澧檣盾手兼程以來庶幾蜂起愚

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
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溝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
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總制錢於
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又言妖賊陵
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採取肺
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貪
汙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騷動不知藝極積有不平之氣
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為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

事臣願采撫官吏姦賊尚仍舊習者按治以聞乞重寘
于理許之又進學士凡所施置以御筆先下於是劾越
州王仲薏糾市民造金茶器減直買軍糧券而以私錢
取之仲薏坐黜杭經巨寇後河渠堙塞邦人以水潦為
病前守數請于朝皆以勞費輟役構以冬月檄真揚潤
楚諸郡凡守牘綱卒悉集治所先是當閉牘羣卒無以
食率凍餓不自聊間命相率呼舞以來者二千人用其
力治河不兩月畢杭人利焉徙河北都轉運使進延康

殿學士歷知中山真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
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為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溝冒
圍入城堅壁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邁為兵馬
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兩河求和邁弟
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邁遙語之曰主辱臣死吾
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為囚孥乎適泣曰
兄但盡力勿以弟為念邁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敵
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

辭遘固遣之振怒且懼潛裹刃入府遘妾定奴責其輒
入振立殺之遂害遘於堂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長
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卒譟而前曰大敵臨城
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捽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
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歛而葬諸鐵柱
寺建炎初贈特進遘性孝友為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
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
王安石呂頤浩張慤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為

知人適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祿卿是役也金人執之以北後十年死於雲中

趙不試太宗六世孫宣和末通判相州尋權州事兼主管真定府路經畧安撫公事建炎元年知相州初汪伯彥既去相金人執其子似遣來割地似至相不試固守不下明年金人大入州久被圍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義不降計將安出衆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為遂登城與金人約勿殺許

之既啓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以土州人皆免於死

趙令歲燕懿王玄孫安定郡王令衿兄也初名令裨建炎初仕至鄂州通守領兵戍武昌賊閻瑾犯黃州縱掠而去令歲渡江存撫之黃人乃安李綱言於上擢直龍圖閣知黃州賜今名奉詔脩城凡六月而畢賊張遇過城下招令歲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曰先以此試公耳

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乃引軍去未幾丁進李成兵迭至俱擊郤之判將孔彥舟又引兵圍城率民兵固守凡六日乃解三年以內艱去詔起復時金人聞孟太后在南昌欲邀之徑犯黃州令歲已還在道郡卒得金人木笥鑿箭浮江告急令歲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又衣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耶曰但當拜祖宗豈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

口而死事間贈徽猷閣待制謚曰愍忠州人乞立廟從之初城破都監王遠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以不屈死焉

唐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徽宗親策士問以制禮作樂重對曰事親從兄為仁義禮樂之實陛下以神考為父哲宗為兄蓋亦推原仁義之實而已何以制作為授蜀州司理參軍改成都府府學教授知懷安軍金堂縣授辟雍錄先是朝廷以拓土為

功邊帥爭興利以徼賞凡蜀東西夔峽路及荆湖廣南
皆誘近邊蕃夷獻其地之不可耕者謂之納土因置州
縣所至騷然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因是薦之召對遷
吏部員外郎左司郎官起居舍人金人入京師重言開
邊之禍起於童貫故金人以貫為禍首若斬貫首遣人
傳送于金尚可緩兵或獻議遠避重聞衛士語以告于
朝始定守城之計擢右諫議大夫時宰執各主和戰二
議重上疏乞命其廷辨得失金人要求金帛中書侍郎

王孝廸下令有匿金銀者死許人告重曰如此則子得
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矣豈初政所宜即
與御史抗論乃止又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尋
遷中書舍人詞命多所繳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間
致身宰輔有未嘗一日出國門者乞先補外以為之倡
上開納而宰相執奏以為不可明日臺諫皆得罪重落
職知同州金人已陷晉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
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

備不復渡河而返降詔獎諭擢天章閣待制先是陝西
宣撫使范致虛提五路兵勤王至陝州重遺致虛書言
中都倚秦兵為爪牙諸夏恃京師為根本今京城圍久
人無鬪志若五路之師逡巡未進則所以為爪牙者不
足恃而根本搖矣然潰卒為梗關中公私之積已盡又
聞西夏侵掠鄜延為腹背患今莫若移檄蜀帥及川陝
西路共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衛王室致虛銳於
出師由澠池屯千秋鎮為金將所敗軍皆潰退保潼關

而五路之力益耗矣重募人間道走京城歸報二帝既北行重即移檄川秦十路帥臣各備禮物往軍前迎奉未幾高宗即位重上疏論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以車駕西幸為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朝綱委靡軍政敗壞國用竭民心離欲救此者宜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誠今日之急務長安謀帥劉岑自河東使還上亦詢可守關中者岑以重

對乃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尋兼京兆府路經畧
制置使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大元帥府乞蚤臨關中
以符衆望且畫三策一謂鎮撫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
屯於漢中開國於西蜀此為策之上若駐節南陽控楚
吳越齊趙魏之師以臨秦晉之墟視敵強弱為進退選
宗親賢明者開府於國中此為策之次儻因都城再治
城池汴洛之境據成臯崤函之險悉嚴防守此策之下
若引兵南渡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暨至永

興又六上疏皆以車駕幸關中為請并條奏關中防河
事宜大意謂虢陝殘破解州河中已陷同華州沿河與
金人對壘邊面亘六百餘里本路無可戰之兵乞增以
五路兵馬十萬以上委漕臣儲侍以守關中章凡七八
上朝廷未有所處重復上疏曰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
西六路捍蔽川陝四路今蒲解失守與敵為鄰關中固
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
相通融昨范致虛會合勤王之師非不竭力而將帥各

自為謀不聽節制乞選宗親賢明者充京兆牧或置元帥府令總管秦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應帥守監司並聽節制緩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敵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失又乞節制五路兵俱不報金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遺書轉運使李唐孺曰

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
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
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
千固守踰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
奪門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
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初唐孺以其書聞
俄以死節報上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後謚恭愍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簽書樞密院事達之子受易中

庸於程頤少以父任補右班殿直遷右侍禁登進士第
換文資授將作監主簿年踰三十不忍去親側多仕于
河南筦庫間宣和間為河東路提舉解梁猗氏與河東
接壤盜販鹽者數百為羣歲起大獄轉相告引抵罪者
衆忠孝止治其首餘悉寬貸宰相王黼怒之坐廢格鹽
法免靖康初召為軍器少監入對以和議為非是力陳
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薊興兵踰河朔犯
都城其鋒不可當今銳氣且衰又顧子女玉帛之獲故

議和以款我師今諸道之師集矣宜乘其情擊之若不
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上命與宰相吳敏樞密李
綱議忠孝復條上戰守利害士馬分合之策十餘事主
和者衆卒不用其策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
初議者請擇保甲十萬刺為義勇分隸河朔諸郡忠孝
曰保甲歲久死亡者衆擇三萬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騎
兵之地非保甲所宜上從之忠孝亟走關陝得勝兵三
萬分隸十將擇一將統之繼遣兵趨澤潞聽宣撫司節

制金人再犯京師永興帥范致虛率諸軍繇淆澠入援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彼必來戰城下之圍可緩致虛以為然檄河中守席益馮翊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為牽制之舉大軍盡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猗氏遇金人破之踰絳州破太平砦斬首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郭會大軍失利淆澠間乃引還及金人犯永興兵寡或勸忠孝以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荅與經畧唐重分城而守

忠孝主西壁唐重主東壁金人陳城下忠孝募人以神
臂弓射之敵不得前已而攻陷城東南隅忠孝與重及
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畧主管
機宜文字王尚提舉軍馬武功大夫程迪俱死之朝廷
贈忠孝大中大夫子雍別有傳

程迪字惠老開封人父博古部郎延兵戰死永樂迪以
門蔭得官宣和中從楊惟中征方臘有功加武功大夫
榮州團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諸使合薦

迪忠義謀畧可任將帥召赴行在經畧制置使唐重以敵迫近留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為備金人已自同州渡河或勸迪還蜀迪思有以報國不從乃詣种氏諸豪謀率衆保險俟其勢稍衰出奇擊之轉運使桑景詢知其謀以告唐重揭榜許民擇險自固會前河東經制使傅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之以亮為制置副使去者悉還既而金兵益迫重乃以迪提舉永興路軍馬措置民兵令迪行視南山諸谷將運金帛徙治其中因召

土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會應募者衆亮語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備且具柰何望風棄去重大然之即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趣險尚可以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衆潰迪率其徒行徇于衆曰敵讐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鬪憤怒大呼口流

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
身被創幾徧絕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
士昇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歛容色如生詔
贈明州觀察使謚恭愍子昌諤

徐徽言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為諸生汎涉書傳負氣
豪舉有奇志喜談功名事大觀二年詔求材武士韓忠
彥范純粹劉仲武以徽言應詔召見崇德殿賜武舉絕
倫及第歷保德軍監押以邊功加閤門祗候平陽府軍

馬鈐轄權知保德軍改總領河西軍馬以討西夏功累
遷秉議郎宣和四年將伐燕命太原帥張孝純招河西
帳族遣徽言入其地帳族拒而射之徽言迎戰破之遂
定天德雲內兩城宣撫使童貫嫉其功檄太原不得違
節度復棄去孝純先定朔武二州亦不能守改知火山
軍兼統制河西軍馬徙赴石州靖康初遷武翼郎閤門
宣贊舍人金人圍太原分兵絕饗道自隰石以北命令
不通者累月徽言以三十人渡河一戰破之遷武經郎

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金人再犯京師陝西
制置使范致虛糾合五路兵赴難檄徽言守河西欽宗
割兩河以紓禍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為金人所
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棄麟
府豐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三郡在河
西設有詔猶當執奏況無之耶遂率兵復取三州夏人
所置守長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又并取嵐石等州教戈
舡卒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金人益備克胡砦吳堡

津遣守領為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出奇兵襲逐之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日俟王師之至徽言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世襲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即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為我有中原當指期克復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議遂格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

將羅索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為姻廼登
陴以大義噍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攝
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
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羅
索貝勒之子當是時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
橫當強敵勢相百不抗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疲傷遣沒
人洎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金人
鏖河上大小數十戰所俘殺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

廣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整命諸將
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為游援金進
攻數敗不得志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金
人載茭石湮壅支流城中水乏絕儲侍寢聲鎧仗空敝
人人惴憂知殞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朽餓傷夷之
餘哀折槩斷必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砲機篋格凡
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曰
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李位石斌繫

帛書飛笥上陰約婁宿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路
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鬥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守
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劒坐堂
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讎敵手因拔佩
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狎至挾徽言以去然猶
憚其威名婁宿得徽言所親說徽言盍具冠黻見金帥
徽言斥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汙偽官不
即愧死顧以為榮且為敵人搖吻作說客邪不急去吾

力猶能搏殺汝羅索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為誰守此徽言曰吾為建炎天子守羅索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為徽言怒曰吾恨不死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羅索又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為汝輩屈耶汝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羅索舉戟向之覲其懼伏徽言披衽迎刃意氣自若飲以酒持杯擲羅索曰我

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尼堪
聞其死怒羅索曰爾麤狼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
罪甚慘初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被命援太原
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未聽又諭以太原
危不守旦暮望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固取方命罪
先世猶前卻徽言即露章劾其逗撓封副與之光世惶
遽引道宣撫使張浚與諸使者相繼以死節事聞高宗
撫几震悼顧謂宰相曰徐徽言報國死封疆臨難不屈

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
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再贈彰化軍
節度祁昂亦引刀欲自刺金人擁至軍前不屈而死至
是贈成忠郎團練使徽言子罔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
以守安豐死昂父翊宣和末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陣
各世著忠義云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神宗后再從姪也年十五入太
學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特恩改承事郎授荆南府節度

判官累官至京東轉運副使屬郡郭奉世進萬緡羨餘
戶部聶昌請賞之以勸天下子韶劾奉世且言近臣首
開聚歛之端寢不可長士論韙之以父憂免起復知淮
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諭士民
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
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
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胄
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宗澤乞援兵未至行在子韶率

軍民巷戰力屈為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
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其
弟新知唐州子襄朝請郎子家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
子鴻六歲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謚
忠毅初金人至淮寧府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
其素守者云

楊邦乂字晞稷吉州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
第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歷婺源尉蘄廬建康三郡

教授改秩知溧陽縣會判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邦乂
立縣獄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爾悉里中豪傑
誠能集爾徒為邑人誅賊不惟宥爾罪當上功畀爵明
即請行邦乂飲之卮酒使自去越翼日討平之建炎三
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僕射杜克為御營使
駐劄建康命劉光世韓世忠王瓊諸將悉聽克節制克
性酷而無謀士心不附渡硎沙克遣陳淬岳飛等及金
人戰于馬家渡自辰至未戰數合勝負未決瓊擁兵弗

救淬被擒璦兵遁克率麾下數千人降金人濟江鼓行
逼城時李稅以戶部尚書董軍餉陳邦光以顯謨閣直
學士守建康皆具降狀逆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既
入城稅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光不屈膝以血大書衣
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日遣人
說邦光許以舊官邦光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
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翼日宗弼等與稅邦光宴
堂上立邦光于庭邦光叱稅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

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
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
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
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真圖中
原天寧久假汝行礫汝萬段安得汙我宗弼大怒殺之
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賜田三頃官為歛
葬即其地賜廟褒忠謚忠襄官其四子邦乂少處郡學
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娼

館也邦乂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邦乂愕然疾趨還舍
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乂忠
節顯著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
為朕死節不可不厚褒錄以為忠義之勸加贈徽猷閣
待制增賜田三頃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十六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七

忠義三

曾憲

弟悟

劉汲

鄭驤

呂由誠

郭永

韓浩

朱庭傑王允功
王薦周中辛附

歐陽珣

張忠輔

李彥仙

邵雲宋炎
呂圓登附

趙立

王復
鄭褒附

王忠植

唐琦

李震

陳求道

曾忘字仲常中書舍人鞏之孫補太學內舍生以父任
郊社齋郎累官司農丞通判温州須次于越建炎三年
金人陷越以巴拜為帥約詰旦城中文武官並詣府有
不至及藏匿不覺察者皆死忘獨不往為隣人糾察逮
捕見巴拜辭氣不屈且言國家何負汝乃叛盟欺天恣
為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柄以死國安能貪生事

爾狗奴邪時金人帳中執兵者皆愕眙相視巴拜曰且
令出左右盡驅其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越南門外越
人作害瘞其屍金人去忘弟朝散郎思時知杭州餘杭
縣事製大棺斂其骨葬之天柱山事聞予三資恩澤官
其弟愆子密兄子宥皆將仕郎方遇難時密甫四歲與
乳母張皆死夜值小雨張得蘇顧見密亦蘇尚吮其乳
郡卒陳海匿密以歸後仕至知南安軍忘從弟悟

悟字蒙伯翰林學士肇之孫也宣和二年進士靖康間

為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執抗辭慢罵衆办劇之
屍體無存者妻孥同日被害年三十三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陵人紹聖四年進士為合州司理
武信軍推官改宣德郎知開封府鄆陵縣奉行神霄宮
不如令以京畿輔運使趙霆奏徙通判隆德府時方士
林靈素用事郡人班自改易繫辭為妖言以應靈素汲
攝守下自獄靈素薦自有道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掾
史懼欲變獄汲責數掾史知存憚之卒以實聞通判河

中府辟開封府推官自盛章等尹京果於誅殺率取特
旨以快意汲每白府奏罷之宰相王黼初領應奉司汲
對客輒詆之黼聞奏謫監蓬州稅欽宗召赴闕汲奏願
得驅馳外服治兵食以衛京師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
州以汲添差副使建炎元年范致虛師至陝汲貽書勸
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焚金人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
路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而
行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

傳詔撫諭謂車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
管高公純曰詔書未可遽信公純問故汲曰詔下以去
年十二月鄧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有議和以
三月而敵猶未退乎此必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
爾可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俱至南
陽不進汲獨馳數十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
哭尋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為戰守計詔鄧州備
巡幸汲廣城池飾行闕以待乘輿之具甚備就加直

龍圖閣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汲奏欲復兩河當先
河東欲復河東當用陝兵請先從事河東以定西河之
根本於是金人復渡河諜知鄧州為行在所命其將尼
楚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
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
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民有請涉山
作砦以避敵者汲曰是棄城矣然若屬俱死無益乃下
令曰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

百人又令曰凡仕於此其聽送其家寅出午反違者從軍法衆皆感服無一人失期及南陽陷命將戚鼎將兵三千逆戰及命靳儀與趙宗印分西南門掎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即自至鼎軍中麾其衆陣以待敵至皆死鬪敵却俄而儀敗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為國家致死敵大至汲死之事聞贈大中大夫謚忠介

鄭驤字潛翁信之玉山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知溧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貸驤患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驤曰著令約二稅為定數今不除則逋愈多民愈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驤條析利病力止之通判竒嵐軍改慶陽府姚古奏為熙河蘭廓路經略司屬官錢蓋自渭易熙奏辟幕下地震秦隴金

城六城壞驤為蓋言六城熙河重地宜趣繕治因自請
董兵護築益機灘新堡六百步以控西夏堡成以功遷
官賜緋衣銀魚誦廝羅氏舊據青唐置西寧州董璫入
朝其弟益麻党征走西夏大觀中羌人假其名歸附童
貫奏賜姓名趙懷恭官團練使至是党征自西寧求歸
貫懼事露議者希貫意欲絕之驤謂貫欺君請辨其偽
貫怒將厚誣以罪會敗而止擢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
驤按格為常平總目十卷頒之所部時陝右大稔驤奏

乞以所部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高宗初以直
秘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謀巡近甸金陵南陽長
安為駐蹕計驤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長安四塞
天府之國可以駐蹕會帝東幸揚州復請自楚泗汴洛
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首尾相應庶敵勢不得衝決不報
金將羅孛犯同州及韓城驤遣兵拒險擊之師失利金
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驤曰所謂太守者
守死而已翼日城陷驤赴井死贈通議大夫樞密直學

士謚威愍詔賜廟愍節驤在熙河嘗撫熙寧迄政和攻
取建置之迹為拓邊錄十卷兵將蕃漢雜事為別錄八
十卷圖畫西蕃西夏回鶻盧甘諸國人物圖書為河隴
人物志十卷序贊普迄溪巴溫董種世族為蕃譜系十
卷

呂由誠字子明御史中丞誨之季子幼明爽有智略范
鎮司馬光父友也皆器重之以父恩補官調鄧州酒稅
臨事精敏老吏不能欺會營兵竊發聚衆閉城守貳逃

匿由誠親往招諭賊斂兵聽命以功遷秩尋擢提舉三
門白波輦運言者謂其資淺罷之知合水縣王中立种
諤往靈州由誠部運隨軍天寒食盡他邑役夫多潰去
唯由誠所部無失者尋改知乘氏縣丞相呂大防為
山陵使辟為屬通判成都府知雅嘉溫緜四州復知嘉
州皆有治績靖康元年宰相唐恪薦由誠剛正有家法
宜任臺臣召至京師與恪議不合且憂其蓄縮不足以
濟時艱力辭求退差知襲慶府未及出關金人再入陷

京師立張邦昌以兵脅士大夫臣之由誠微服得免時
羣盜所在蠭起由誠崎嶇至郡城圯糧竭於是晝夜為
備版築甫就劇賊李昱擁十萬衆奔至城中知其有備
陽受元帥府招安而去康王移軍濟陽由誠竭力饋餉
軍以不乏遣官屬王允恭奉表勸進時京東諸郡兵驕
多內訌獨由誠拊循有方士樂為用前後數被攻圍屹
然自立羣盜中救援皆絕孔彥舟以鄆兵叛首犯郡境
攻之累旬不能下始引去胡選者衆尤殘暴攻由誠示

必取由誠夜焚其攻具直入帳下賊駭散不知所為忽
解圍去一日金兵四集由誠嚴立賞罰厲以忠義守兵
爭奮晝夜警備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無叛志郡
官有迎降者執而械之判官趙令佳同心誓守城陷俱
被執金人欲生降之由誠不屈乃殺其子仍於前由誠
不顧與令佳同遇害子僕與其家四十口皆被執無生
還者南北隔絕其孫紹清留蜀後自蜀走江浙訪由誠
生死遇令佳之子子彛于江陰知令佳與由誠同死被

褒典乃懇于朝詔贈由誠三官為通奉大夫與二子恩澤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若神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為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為動則謬為好言薦之朝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調清河丞尋知太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取諸縣以給歛諸太谷者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

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
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旱巫
乘此譁民永杖巫暴日中雨立至縣人刻石紀其異府
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遊蠹不歸莫敢迂永械
致之府府為并它縣追還於是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
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或謂永世方
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它太
谷人安其政以為自有令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

則老稚遮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參軍府事無大小永咸決之吏有不能辨者私相靳曰爾非郭司錄耶通判鄭州燕山兵起以永為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至壞目折支乃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

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乃倚將軍為重乃縱部曲戕民
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謝無愧容永謂安中
曰它日亂邊者必此人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
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
是時天寒城池皆凍金率藉氷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
大名聞之先弛濠漁之禁人爭出漁氷不能合金人至
城下睥睨久之而去遷河東提點刑獄時高宗在揚州
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

檄永與帥杜克漕張益謙相犄角永即朝夕謀戰守具
因結束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沒州縣皆
復應官軍金人亦畏之不敢動居亡何澤卒克守京師
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為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會
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永
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永
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
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劉其鋒待外援之至柰何棄之

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為備攻圍益
急俘東平濟南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
者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報
國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
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豫以車發
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
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
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

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衆以
永不從為辭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
幅巾而入尼堪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
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貴啗永永瞋
目唾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
不絕金人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
死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為
之出涕金人怒斷所舉手乃殺之一家皆遇害雖素不

與永合者皆面慟金人去相與負其屍瘞之永博通古
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為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
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終日而尤慕顏真卿為人克
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畫數策見之它日問其目曰
未暇讀也永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
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為
治乎充大慙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
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

日聞大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強一餐其忠義蓋天性然
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韓浩丞相琦孫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
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通判朱庭傑身被數箭亦
死權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參軍王薦皆全家陷沒浩
特贈三官官其家三人庭傑允功薦各官其家一人朝
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
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紹興六

年以周聿請贈官

歐陽珣字全美吉州廬陵人崇寧五年進士調忠州學教授南安軍司錄知鹽官縣以薦上京師遇國難及出使加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郡臣議珣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它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迺遣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

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張忠輔宣和末為將同崔中折可與守崞縣金人來攻嬰城固守率士卒以死拒敵中度不可支有二心忠輔宣言于衆曰必欲降請先殺我中設伏給約議事斬忠輔首擲陴外以示金人既開城門可與不屈見殺可與兄可求建炎中言于朝官可與之子五人而忠輔不與士論惜之

李彥仙字少嚴初名孝忠寧州彭原人徙鞏州有大志
所交皆豪俠士閑騎射家極邊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
或睜敵人縱牧取其善馬以歸嘗為种師中部曲入雲
中獲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縣募兵勤王
遂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書言綱不知
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彥仙以效用
從河東軍謀金人還復補校尉河東陷彥仙拔歸道出
陝以兵事見守臣李彌大彌大與語壯之留為裨將戍

穀澠間金人再犯汴永興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
遮說曰穀澠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
陝可為後圖致虛怒其沮衆罷遣之師至千秋府果敗
官吏皆遁時彥仙為石壕尉堅守三觜民爭依之下令
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今尉為汝守若不悉力
金人將尸汝於市衆皆奮金人攻三觜彥仙戰佯北金
人追之伏發掩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初金人
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廁其間金

人不覺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
應譟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
響附分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
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曰近知彥
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朕喜而不寐即命知陝州兼安
撫使遷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彥仙蒐軍實增陴濬湟
益為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
亡聞者感服邵興在神稷山以其衆來願受節制彥仙

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後賴其力復虢州金
將烏魯斯巴再攻陝彥仙極力禦之金人技窮而去三
年羅索悉兵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
大潰羅索僅以身免授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兼同虢
州制置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詣宣撫使張
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即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
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繇嵐石西渡河道廊延以歸
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俟隙而動彥仙不

從羅索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分其軍為十以
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聚十軍併攻期以三旬必
拔彥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技樂潛使人縋而出
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卻食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
飲至是亦盡告急于浚浚間道以金幣使攜其軍檄都
統制曲端將涇原兵來援端素疾彥仙出已上無出兵
意浚幕官謝昇言於浚曰金旦暮下陝則全據大河且
窺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邵隆呂圓

登楊伯孫自外來援閩傷仆僅有至者彥仙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羅索雅奇彥仙才嘗啗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界前秩彥仙曰吾寧為宋鬼安用汝富貴為命彊弩一發斃之設鉤索日鉤取金人舂斮城上殺傷相當守陴者傷夷日盡金益兵急攻城陷彥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刀不斷戰愈力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可以身受敵人之刃既而聞金

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金人害其家惟弟夔子毅得免浚承制贈彥仙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號忠烈官其子給宅一區田五頃紹興九年宣撫使周聿請即陝州立廟名義烈後以商陝與金人徙其廟間州乾道八年易謚忠威彥仙頎而長面嚴厲不可犯以信義治陝犯令者雖貴不貸與其下同甘苦故士樂為用有籌略善應變嘗略地至青潤猝遇金人衆愕

昭彥仙依山植疑幟徐據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
引去彥仙追襲於隘躡死相枕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
人必欲下陝然後併力西向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
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
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
陝遂沒裨將邵雲呂圓登宋炎賈何閻平趙成皆死並
贈官錄其家

邵雲龍門人金人陷蒲城雲聚少年數百壁山谷時出

撓之會邵隆起兵雲往從之約為兄弟聞胡夜叉者衆
彊乃舉所部聽命李彥仙嘗假夜叉官夜叉意不滿掠
南原而去彥仙誘殺之雲欲攻陝彥仙遣客說以義遂
來歸累有功官至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城破被執羅
李欲命以千戶長雲大罵不屈羅索怒釘雲五日而磔
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咀血噴其面至抉眼擣肝罵不絕
呂圓登夏縣人嘗為僧後以良家子應募捍金人渚澗
間彥仙保三觜圓登歸之功最多為愛將城垂破以兵

來援身重創持彥仙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且死無恨創身方卧聞城陷遽起戰死

宋炎陝縣人蹶張命中補秉義郎先金人圍城炎射死數百人比再圍炎以勁弩數百發毒矢殺千餘人城陷金人聲言求善射者貴之炎不應力戰死

趙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兵籍靖康初金人大入盜賊羣起立數有戰功為武衛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復壯其勇酌

卮酒揮涕勞之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獨子侑先去州教授鄭褒亦罵敵而死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手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乃盡結鄉民為兵遂復徐州詔授忠翊郎權知州事立奏為復立廟每遇歲時及出師必帥眾泣禱曰公為朝廷死必能陰祐其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時山東諸郡莽為盜區立

介居其間威名流聞累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會金左將軍昌圍楚州急通守賈敦詩欲以城降宣撫使杜克命立將所部兵往赴之且戰且行連七戰勝而後能達楚兩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既入城休士而後拔鏃詔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月烏珠北歸築高臺六合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烏珠怒乃設南

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
立為徐州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立一
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
其背立奮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
後立瞋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
為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立奮
身突圍持挺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承楚間有
樊梁新開白馬參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絕不與通

故楚糧道愈梗始受圍菽麥野生澤有鳬茨可采後皆盡至屑榆皮食之承州既陷楚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東海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將王德至承州下不用命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獨海陵岳飛僅能為援而衆

寡不敵高宗覽立奏歎曰立堅守孤城雖古名將無以
踰之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救絕
圍益急九月攻東城立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嚮立歎
曰豈天未助順乎一旦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磴道以觀
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敵矣
言訖而絕年三十有七衆巷哭以參謀官程括攝鎮撫
使以守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初朝廷
聞楚乏食與粟萬斛命兩浙轉運李承造自海道先致

三千斛未發而楚失守矣立家先殘于徐以單騎入楚
為人木彊不知書忠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
與士卒均廩給每戰擐甲胄先登有退卻者大呼馳至
猝而斬之初入城合徐楚兵不滿萬二州衆不相能立
善撫馭無敢私隙仇視金人言之必嚼齒而怒所俘獲
磔以示衆未嘗獻馘行在也劉豫遣立故人齎書約降
立不發書束以油布焚市中且曰吾了此必滅豫乃
止由是忠義之聲遠近皆傾下之金人不敢斥其名圍

既久衆益困立夜焚香望東南拜且泣曰誓死守不敢
負國家命其衆擊鼓曰援兵至聞吾鼓聲則應矣如是
累月終無至者立嘗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戰決死及
陷衆如其言自金人犯中國所下城率以虛聲脅降惟
太原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殺傷大相當皆為金人所
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計聞輟朝贈奉國節度使
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諡忠烈明年金人退得
立屍譙樓下頰骨箭穴存焉命官給葬事後為立祠名

曰顯忠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建炎三年金人自襲慶府
引兵圍徐州復與男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
城陷復堅坐聽事不去謂尼堪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
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尼堪欲降之復慢罵
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巡檢楊彭年亦死焉事聞贈復
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廟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
王忠植太行義士也紹興九年取石州等十一郡授武

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遂知代州尋落
階官為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經
略安撫使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
會州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
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
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詣其右副元帥薩里罕不
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
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

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薩里罕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世將上其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

唐琦本衛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巴拜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巴拜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為趙氏鬼耳巴拜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曰李鄴為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為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何

言斯人為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
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詬罵不少屈
趣殺之至死不絕口事聞詔為立廟賜名旌忠

李震汴人也靖康初金人迫京師震時為小校率所部
三百人出戰殺人馬七百餘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
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絀諸庭柱鬻
割之膚肉垂盡腹有餘氣猶罵不絕口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及

朝議二帝出郊請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王兵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齎蠟書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薦劉定致書而還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名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塵屢欲自殺因救得免先是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建炎四年命為襄鄧隨郢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未行自咸寧挈家就食

嘉魚值亂兵起迺之蒲折寓龍堂僧寺未久招撫劉忠
叛一夕數千人麋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茗山逆旅具
酒食奉求道為主將南走湖湘求道正色厲辭賊怒殺
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必欲從已求道罵愈厲賊斫其
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凱竄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道
屍瘞于興陂

宋史卷四百四十八

謹案卷四百四十七第十五頁後一行并條奏關
中防河事宜刊本奏訛秦據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翟 槐

謄錄監生 臣 李華文

謄錄監生 臣 胡容佺